

本文引用: 湛 韬, 李 杰. 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4(7): 1318-1322.

## 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湛 韬<sup>1</sup>, 李 杰<sup>2\*</sup>

1.长沙市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湖南 长沙 410005; 2.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长沙 410208

**[摘要]**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 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含附子方剂共计 30 首, 其中 29 首为复方汤剂, 21 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 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 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 其用量为 0.6-24 g, 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 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 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关键词]**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 附子; 火神派; 中西汇通学派

**[中图分类号]** R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4.07.026

## Analysis of ZHANG Xichun's use of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in medication

ZHAN Tao<sup>1</sup>, LI Jie<sup>2\*</sup>

1.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Changsha, Hunan 410005, China;

2.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ZHANG Xichun was an representative Chinese medicine special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tudying his habits and rules in using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clinical practice. In ZHANG Xichun's work *Yi Xue Zhong Zhong Can Xi Lu (Rec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Medicine)*, there are a total of 30 formulas containing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among which 29 are compound decoctions, and 21 formulas specify the use of processed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s "black Fuzi"), with no actual cases of using raw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There are no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coction method, and the dosage is approximately 0.6 g to 24 g, with a generally low overall dosage. Renshen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Gancao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Ganjiang (Zingiberis Rhizoma), Huaishan (Dioscoreae Rhizoma), and Baizhu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were frequently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aiming to exert its effects of benefiting fire and supporting yang (warming interior cold), warming yang and unblocking impediment, resuscitating yang and preventing collapse, and guiding fire to its origin. Generally speaking, ZHANG was relatively discreet and conservative in using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and his experience in medication can provide ideas and insights for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of TCM.

**[Keywords]** ZHANG Xichun; *Yi Xue Zhong Zhong Can Xi Lu (Rec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Medicine)*; Fuzi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aeparata); Supporting-Yang School; Schoo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收稿日期]** 2023-10-24

**[基金项目]** 湖南省中医药科研计划项目(E2022036); 湖南省中医药科研重点课题(C2023002)。

**[通信作者]** \* 李 杰,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317768870@qq.com。

张锡纯,河北盐山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医家,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sup>[1]</sup>被后世中医界称为“天下第一可法之书”<sup>[2]</sup>,以赞誉其学术观点和经验的实用性和通俗性。《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张锡纯一生治学临证的汇集,历经多次整理增补,共有七期出版,全面囊括了张锡纯在医论、本草、临床方面的记录和见解<sup>[2]</sup>。

当代对张锡纯的临证思想研究较多,其中西汇通理念<sup>[3]</sup>、大气下陷理论<sup>[4-5]</sup>以及对外感病的认识<sup>[6-7]</sup>历来为中医界所重视。关于张锡纯独到用药经验的讨论亦较多,如石膏、柴胡、牛膝、山药等<sup>[8-11]</sup>,但尚无关于其使用附子经验的研究文献。附子为临床常用中药,其扶阳之功效显著,历代医家都重视其运用,但附子有一定的毒性,在其用途、用法、用量上历来争议较大。现代研究有大量关于附子中毒的临床报道,认为附子的毒性和药理活性主要来源于其所含的各种乌头原碱<sup>[12-13]</sup>。近年来,“火神派”医家重视扶阳的观点在中医界较为盛行,一部分中医医师受此影响,更多地运用了含附子的方剂,在剂量上也更加大胆,这种现象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张锡纯是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名家,也是近现代中医学界的泰斗,笔者从其著作中总结提炼其使用附子的规律和特点,以期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参考和启示。

## 1 张锡纯对附子性味、功效、炮制方法的论述

在“附子、乌头、天雄解篇”中记载:“味辛,性大热,为补助元阳之主药,其力能升能降,能内达能外散。”此观点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雷公炮制药性解》《本草纲目》《本草新编》等其他本草著作接近,都强调了附子辛热且善走行的特点。与其他医家不同的是,张锡纯指出附子在温通之中又具有收敛之力,因此可用来治疗汗多亡阳之证。他还从衷中参西的角度,根据服用附子可使心脉跳动加速,认为其既可补命门相火,亦可补心之君火。

张锡纯指出附子是种植后旁生的块茎,中间原种的块茎为乌头。若种植后无旁生块茎生长,原种的块茎长大则成为天雄,这与近现代普遍将个头较大的附子视为天雄不同。张锡纯将附子与乌头的功用作了严格区分,认为乌头的热性弱于附子,但宣通之力强于附子,二者的用途不可混同。其所处时代普遍认为附子与天雄功效一致,但附子之热性逊于天雄,

常互相替代混用,与现代中医界的认识相同<sup>[14]</sup>。

附子的炮制方法复杂,在历史上经历了“火制—单一辅料炮制—多种辅料水火共制”的变迁<sup>[15-16]</sup>。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医案中,张锡纯使用最多的是“乌附子”,但未详述其具体炮制方法。张锡纯在“阳明病四逆汤证篇”中指出:“方中附子,注明生用,非剖取即用也。因附子之毒甚大,种附子者,将附子剖出,先以盐水浸透,至药房中又几经炮制,然后能用,是知方中所谓附子生用者,特未用火炮熟耳。”在“诊余随笔篇”中载:“药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毒之药皆是也。虽古方中之附子,亦偶生用,实系卤水淹透,未经炮熟之附子……凡此等药,方中虽未注明如何炮制,坊间亦必制至无毒。”强调对附子进行炮制减毒的必要性。以上论述也说明,《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乌附子”均经过炮制。现在临床“乌附子”之名称仍有使用,实际上是指经过多种辅料水火共制的黑附子,也被称为黑顺片、黑附片、熟附子、熟附片、乌附片<sup>[17]</sup>。

## 2 张锡纯附子临证运用总览

### 2.1 与附子配伍的药物和剂型

通过查阅《医学衷中参西录》,除掉重复记录和引用他人著作中的记录,含有附子的方剂(包括在医案中的加减化裁)共30首。按照与附子配伍的方剂数量在30首方剂中的所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常与附子配伍的药物有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山茱萸、茯苓、熟地黄、白芍、肉桂、当归、黄芪。30首方剂中,仅有1首是用乌附子蜜炙后口含的单味药方,另外29首均是复方汤剂,没有丸、散、膏及外用剂。另外,张锡纯并未提及需要将附子久煎的要求,这可能与当时学界并未认识到久煎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小附子毒性有关。《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的代表性方剂,详见表1。

### 2.2 附子的种类

30首方剂中,有21首指明使用的是“乌附子”,即经过多种辅料水火共制后的熟附子。有7首方剂未指明用何种附子,1首方剂指明用“熟附子”,仅有1首方剂指明用“生附子”,但整本《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并未记录使用生附子的病案。

### 2.3 附子的使用剂量

在30首含附子的方剂中,有3首方剂未注明具

表 1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的代表性方剂

Table 1 Representative Formulas Containing Aconite in the *Yi Xue Zhong Zhong Can Xi Lu* (Rec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Medicine)

方剂名称	药物组成	主治	附子用途
敦复汤	党参(四钱),乌附子(三钱),山药(五钱),补骨脂(四钱),核桃仁(三钱),山茱萸(四钱),茯苓(钱半),鸡内金(钱半)。	下焦元气虚惫,相火衰微,致肾弱不能作强,脾弱不能健运,或腰膝酸疼,或黎明泄泻,一切虚寒诸证。	温下元
既济汤	熟地黄(一两),山茱萸(一两),山药(六钱),生龙骨(六钱),生牡蛎(六钱),茯苓(三钱),白芍(三钱),乌附子(一钱)。	大病后阴阳不相维系,阳欲上脱,或喘逆,或自汗,或目睛上窜,或心中摇摇如悬旌;阴欲下脱,或失精,或小便不禁,或大便滑泻。一切阴阳两虚,上热下凉之证。	温下元,固脱
温冲汤	山药(八钱),当归(四钱),乌附子(二钱),肉桂(二钱),补骨脂(三钱),小茴香(二钱),核桃仁(二钱),紫石英(八钱),鹿角胶(二钱)。	妇人血海虚寒不育。	温下元(胞宫)
腿疼方*	党参(六钱),当归(五钱),怀牛膝(五钱),胡桃仁(五钱),乌附子(四钱),补骨脂(三钱),乳香(三钱),没药(三钱),威灵仙(钱半)。	寒侵经络所致腿疼。	温经通痹
加味苓桂术甘汤	白术(三钱),桂枝(二钱),茯苓(二钱),甘草(一钱),干姜(三钱),人参(三钱),乌附子(二钱),威灵仙(一钱五分)。	水肿小便不利,其脉沉迟无力,自觉寒凉者。	温下元,通利膀胱
小便因寒闭塞方*	党参(五钱),椒目(五钱),怀牛膝(五钱),乌附子(三钱),肉桂(三钱),当归(三钱),干姜(二钱),小茴香(二钱),没药(二钱),威灵仙(二钱),甘草(二钱)。	小便因寒闭塞不通。	温下元,通利膀胱

注:\* 载于《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案中,非正式方名。

体用量,汤剂中所用附子最大量为 8 钱(约 24 g),最小仅为 2~3 分(0.6~0.9 g),大部分方剂使用量为 2~5 钱(6~15 g)。张锡纯在“论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篇”中阐述关于用药剂量的观点,该篇例举了吴鞠通、萧琢如、刘蔚楚运用极大剂量附子或天雄(1 两 6 钱~半斤,即 48~150 g)的病案,以说明使用附子等有毒药物应视病人个体情况而定,表明张锡纯并不反对在特殊情况下大剂量使用附子。然而,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张锡纯使用附子的最大剂量记录仅 8 钱,且是由 3 钱开始逐渐加量至 8 钱的,该病案记录在“附子、乌头、天雄解篇”中,说明其临证使用附子在剂量上比较慎重保守,并没有在起始治疗阶段就使用大剂量附子的记录。另外,张锡纯在注解《福幼编·治慢惊风神效二方篇》儿科用方“加味理中地黄汤”加减法中告诫:“盖因附子大热,中病即宜去之,如用附子太多,则大小便闭塞不出。如不用附子,则脏腑沉寒,固结不开。若小儿虚寒至极,附子又不妨用一二钱”。在治疗脾胃虚寒类型的小儿慢脾风案例中,初诊用附子二钱,用药后病情好转,复诊时则及时将附子用量减半,体现了其既顾忌

附子的大热之性,又赞同灵活使用、因时制宜的用药思维。

#### 2.4 附子的配伍禁忌

依据“十八反”用药禁忌观点,张锡纯认同附子、乌头、天雄皆反半夏,在其著作中也极少有附子与瓜蒌、天花粉、贝母同用的例子。但在“理冲汤篇”中,用其所创的“理冲汤”(含天花粉)用于治疗妇女经闭不行或产后恶露不尽而结为癥瘕时,指出寒象明显者可加入附子,但亦仅是对原方的加减法,并未讲明加入附子后是否应当去掉天花粉。

#### 2.5 妊娠期附子的使用

附子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下品,其性辛而大热,善走窜,可破坚,故诸多医家认为妊娠期使用附子有令胎堕的危险,但张锡纯不将妊娠视为其临床使用禁忌。在“附子、乌头、天雄解篇”中,他所举附子用至 8 钱的病案即是用于一位上有寒饮、内有寒积的孕妇,该孕妇最终顺利产子。张锡纯认可《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有故无殒,亦无殒也”的观点,认为只要病机判断正确,孕妇可以使用附子。

### 3 张锡纯临床运用附子的功用分类

#### 3.1 益火扶阳

益火扶阳是附子最基本的功效,也是张锡纯使用附子最广泛的用途。在“少阴病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篇”和“少阴伤寒篇”中,张锡纯指出该方用“附子以解里寒,麻黄以解外寒”,因此可用于太阳少阴合病或寒邪直中少阴之证。针对里寒,张锡纯常加入附子以益火驱寒,如“附子、乌头、天雄解篇”中治疗“上有寒饮,下有寒积”,用“理饮汤”去桂枝加附子,附子可加至8钱。另外,在“苓桂术甘汤”“黄芪桂枝五物汤”“固冲汤”“振颓汤”“理冲汤”方证应用中,均指出若有里寒者则加入附子温阳。

同样为常用补阳药,张锡纯指出:“附子但味厚,肉桂则气味俱厚,补益之中实兼有走散之力,非救危扶颠之大药。”“附子、乌头、天雄解篇”中认为附子在温通之中又有收敛之功,因此更多用于虚寒危重症。张锡纯还认为干姜为补助上焦、中焦阳分之要药,而附子是补助元阳(下焦)之主药,从而从作用部位对二者的运用加以区别。除附子外,张锡纯亦善于用生硫黄补阳,例如《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一治疗下焦寒凉腿疼的医案,初用附子、补骨脂、胡桃仁等助阳获效不佳,而加入生硫黄之后则获佳效。张锡纯认为生硫黄性热质重,其下行之力较附子更强,因此,较之更常用于寒性沉重之大便下血、泄泻、小便不通、肢体痿废、腿疼等。

在附子特殊用法方面,张锡纯引用了清代医家王洪绪单用附片涂蜜炙烤后含服治疗咽喉病属寒证者,并提出在难以判定咽喉病的寒热属性时,可试用蜜炙附片含服1片,若有好转则判为寒证,亦有借鉴意义。

#### 3.2 回阳救脱

张锡纯认为附子是亡阳证回阳救脱之要药,在“肉桂解篇”中指出附子、肉桂皆能补助元阳,但对于元阳将绝或阳气浮越脱陷,宜用附子而不用肉桂。对于治疗亡阳证,张锡纯认为宜将附子与山茱萸、人参同用,并将参附汤誉为“回阳之神丹”,认为其能救治下焦元阳将脱症。“大气下陷兼小便不禁篇”中载有类似脱证情形,案中张锡纯以人参、附子、山药3味中药组成一方,又以黄芪、山药、白术、山茱萸、升麻、柴胡、萆薢另作一方(此方格局与升陷汤类似),

二方分开服用。该篇按语中强调:“凡欲温暖下焦之药,宜速其下行,不可用升药提之。附子与升、柴并用,其上焦必生烦躁,而下焦之寒凉转不能去。”可见张锡纯非常注重药物的升降沉浮之性,对于肺气欲脱,不主张将附子与黄芪、升麻、柴胡等升提之品同时使用,这一观点值得后世借鉴。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并未记录其他直接使用附子回阳救脱的病案,其回阳专方“急救回阳汤”组方中亦无附子,仅在“论霍乱治法篇”中,治疗霍乱吐泻已极、身凉脉微、心中不热者,指出应在“急救回阳汤”的基础上加入附子以散里寒,该方证虽然属于脱证,但主要用人参复阳、山茱萸敛脱,说明在实际临证中,张锡纯更加偏好于用人参和山茱萸治疗脱证。

#### 3.3 温阳通痹

张锡纯在治疗肾阳不足、下寒腿疼或痿废时,常将附子与牛膝、补骨脂、鹿角胶等温肾之品以及乳香、没药、威灵仙等通经之品合用,正是取附子温阳通痹之功。在“木通解篇”中,张锡纯提到用《医宗金鉴·痹入脏腑证》中木通汤治疗痛痹,对于疼痛寒象明显者,有汗加附子、无汗加麻黄以去寒邪。在“加味黄芪五物汤篇”中,用该方治疗厉节风关节疼痛者,明确指出“热者加知母,凉者加附子”,而并非加入其它温阳兼祛风除湿之品,亦是取附子的温阳通痹之功。在治疗痿废的“振颓汤”加减法上,张锡纯指出“寒者去知母,加乌附子数钱”,并分析道“营卫经络有凝寒者,加附子以解营卫经络之寒,仿《金匱》近效术附汤之义也”,亦取附子温经且无经不达、走而不守之性。

附子助下焦之阳,又兼走窜之性,不仅适合治疗痹症,也适于寒凝气机所致的水肿、小便不利或癃闭,张锡纯主张与人参、威灵仙同用,在其所创的“加味苓桂术甘汤”和“小便因寒闭塞”的案例中有所体现。

#### 3.4 引火归元

张锡纯所拟用于治疗阳欲上脱、阴欲下脱的“既济汤”组成中,仅有一味附子为温阳之品,其余均为敛阴之品,张锡纯在方解中指出“佐以附子之辛热,原与元阳为同气,协同芍药之苦降,自能引浮越之元阳下归其宅”,此方中附子奏引火归元之效。在“芍药解篇”中有“(芍药)与附子同用,则翕收元阳下归宅窟”;在“滋培汤篇”中亦有“(芍药)与附子、干姜同

用,则能收敛元阳,归根于肾”的叙述,可见白芍、附子是张锡纯用于治疗火不归元的常用药对。在“泄泻兼发灼篇”治案中,张锡纯强调了白芍、附子配伍可用于下焦虚寒并元阳上浮之证。

但张锡纯用附子引火归元有比较严格的适应证和注意事项,在“论火不归原治法篇”中,他指出芍药与人参、附子同用“大能收敛元阳,下归其宅,然引火归原之法,非可概用于火不归原之证,必遇此等证与脉,然后可用引火归原之法,又必须将药煎至微温,然后服之,方与上焦之燥热无碍”,其中的“此等证与脉”被描述为“脉弦迟细弱,或两寸浮分似有力,心中烦躁不安,上焦时作灼热,而其下焦转觉凉甚,或常作泄泻”,即必须是真正阳虚、上热下寒者,方中可用附子等温热之品引火归元,并且应当凉服药液,以防火上浇油之弊。

#### 4 结语

通过对《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的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附子是张锡纯治疗虚寒证的常用药。张锡纯在汤剂中使用附子的剂量为0.6~24 g,且主张使用熟附子,体现了张锡纯临床运用附子谨慎保守的原则。张锡纯认同“十八反”的说法,不将附子与半夏、天花粉、贝母等联用。张锡纯主要将附子用于里寒证,并认为其温阳作用善入下焦。《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亦记录有用附子以温阳通痹和引火归元的案例,但数量较少。张锡纯虽认为附子为回阳救脱之要药,但在其著作中更多记载的是运用人参、山茱萸等治疗脱证的案例,少有使用附子的记录。在配伍上,张锡纯最常与附子合用的药物是人参,其次是甘草、干姜、山药、白术等。现代研究显示,以上药物与附子配伍可能有增效减毒或存效减毒的效应<sup>[18-22]</sup>,值得在临证上和实验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 参考文献

[1]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2] 张 帅, 马 凯.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传播的价值探析[J].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24, 39(2): 57-60.

[3] 寇子祥, 陈宝贵, 陈慧娟. 津门张锡纯中西汇通流派传承脉络及学术思想概略[J]. 河南中医, 2013, 33(8): 1241-1243.  
[4] 陈吉全. 张锡纯大气理论基本问题及临床应用探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0, 35(6): 2858-2861.  
[5] 王柯尔, 齐向华, 王 浩. 基于系统辨证脉学探讨大气下陷理论的临床应用[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7(3): 275-278.  
[6] 肖阳春, 王晓鹏, 刘清泉. 张锡纯治疗急性外感热病的用药特色分析[J]. 北京中医药, 2023, 42(3): 329-332.  
[7] 张崇岭, 王 军, 高 蕾. 从阳明证试述张锡纯寒温统一思想[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0, 54(2): 48-50.  
[8] 陈 松. 试论张锡纯用石膏之小心行其放胆[J]. 光明中医, 2022, 37(2): 211-213.  
[9] 杨铠滔, 张 璐, 孙 旭, 等. 张锡纯运用牛膝探析[J]. 陕西中医, 2024, 45(3): 416-419.  
[10] 孔维远, 朱翠玲.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柴胡应用探讨[J]. 江苏中医药, 2023, 55(12): 58-61.  
[11] 和 婧, 潘金源, 张会平. 张锡纯应用山药经验撷菁[J]. 亚太传统医药, 2023, 19(10): 134-138.  
[12] WU J J, GUO Z Z, ZHU Y F,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harmacokinetic studies on herbal drug Fuzi: Implications for Fuzi as personalized medicine[J]. Phytomedicine, 2018, 44: 187-203.  
[13] 史攀博, 李亨达, 薛 宁, 等. 附子药理、毒理及解毒机制研究述评[J]. 中医学报, 2023, 38(11): 2347-2353.  
[14] 董思含, 彭 杰, 吴孟华, 等. 天雄的历史源流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 2021, 46(12): 3156-3164.  
[15] 黄勤挽, 周子渝, 王 瑾, 等. 附子炮制历史沿革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1, 17(23): 269-271.  
[16] 于 阔, 杨欣鹏, 王 蒙, 等. 炮制对附子成分与药理作用的影响及其历史沿革考证[J]. 中医药学报, 2023, 51(7): 96-100.  
[17] 陈占功. 黑附子、白附片与白附子的性状与处方应付[J]. 北京中医药, 2010, 29(1): 58-59.  
[18] 何家乐, 赵佳伟, 马增春, 等.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研究参附配伍对大鼠心脏毒性的影响[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4): 2743-2747.  
[19] 徐敬娅, 马欣雨, 赵佳鹤, 等. 人参、附子药对配伍及其温阳功效研究概况[J]. 河北中医, 2022, 44(7): 1224-1228.  
[20] 王利勤, 杨沛华, 万海同, 等. 基于中药配伍理论探析附子甘草配伍相关性研究及进展[J]. 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 2018, 20(5): 666-671.  
[21] 郭艳丽, 张曦文, 鞠爱霞, 等. 附子配伍干姜对 CYP1A2 和 CYP3A4 酶活性影响[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19(3): 22-24.  
[22] 何熙果, 张 臻, 尹 恒. 附子理中汤“减毒增效”现代研究概况[J]. 中药与临床, 2017, 8(1): 62-65.

(本文编辑 田梦妍)